

呂錫侯筆記
遜翁隨筆



11909

呂
錫
侯
筆
記

呂兆禧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呂錫侯筆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八·一五一

呂錫侯筆記

姚士麟

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 訂閱

鄭端胤

男呂逢時重較

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王輔嗣注曰。無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朱元晦言。陰柔居上。無以比下。是又一比。主非上下五陰。比於一陽之意。不若王注周當。

隋劉炫解觀卦曰。下體坤。坤爲地。爲象。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其言特巧。然非正解。

關朗。易曰。屯六變而比。比六變而同人。同人六變而剝。剝六變而遯。遯六變而睽。睽六變而夬。夬六變而井。井六變而漸。漸六變而兌。兌六變而既濟終焉。趙襄注曰。六六而變未詳。余按其第序與卦序同。以卦序考之。皆以一卦反覆成二卦。如屯䷂覆看之成蒙䷃。䷃俱兩兩相反覆成卦。惟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十卦。六爻皆變耳。蓋關說以反覆變爻合而言變也。然周易自乾坤至於未濟。以天地終始。有不息之道。關朗論易。始屯而終既濟。由草昧以及於成平。朗值南北紛擾之後。有傷時思治之意。孔安國尙書注。如納於大麓。禪於六宗。大麓作大錄。六宗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類。多從孔叢子孔。

子說書之意。此從其家學也。

牧誓。甲子昧爽。孔注云。是克紂之日。二月四日。疏云。以曆推之而知也。按汲冢書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當是二月五日。

君陳。鄭玄註云。君陳。蓋周公之子。孔穎達特以鄭據書序蔡仲之例。知爲周公之子。疑其不然。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云。約按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其說與鄭互相發明。而孔不知引。何也。

尙書呂刑稱皇帝。余甚疑皇字之衍。蓋此號秦世以前無有。按古文尙書序云。伏生年九十。其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晁錯。即伏生不能無誤。況其女乎。且焚書之時。嬴政已稱皇帝八年。名號習在人口。况令下闕里。尤所先及。必孔氏繕寫藏本。如鄭人舉燭之類。亦未可知也。

詩。渭陽。宋注云。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此過以序爲妄也。按國語。秦伯答重耳詩。賦鳩飛。韋昭注曰。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昔先君。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穆姬之卒。此言最爲有據。

春秋傳。熊摯有疾。自竄於夔。杜預注曰。熊摯。楚嫡子。孔穎達疏曰。不知熊摯是何君之嫡。又引孔晁國語注曰。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亦不知何據。按楚世家。熊繹生艾。艾生熊。熊生勝。勝弟楊。楊生渠。渠生摯。摯卒。其弟熊延代立。蓋摯紅即熊摯。乃熊渠之嫡也。何云不知。

何君之嫡。又水經注引樂緯宋均注曰。歸卽夔。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爲楚附庸。則孔晁亦自有據。又韋昭鄭語注曰。熊繹六世孫曰熊摯。與史記合。且事同宋均。而孔晁曰玄孫。則四世矣。雖范甯穀梁注。亦以六世爲玄孫。不若韋之顯著。去此取彼。何也。

春秋傳。巴子使韓服告於楚。孔穎達疏曰。巴國姬姓也。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按華陽國志曰。哀公十六年。巴人伐楚。敗於鄆。又有將軍蔓子之事。文多不載。後至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張儀滅蜀。因執巴王以歸。則是巴爲秦滅。非楚也。

春秋傳。申生歸胙於獻公。公田驪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注云。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復於或謂太子辭。君必辯焉。注曰。以六日之狀自理。按國語。驪姬受福。乃置煇於酒。置堇於內。公至。召申生獻。使申生自獻。則不得以六日之狀自理。況經宿輒敗之驗。獻公固不知。而或人亦未必以此導申生也。又烏可執以六日之狀自理爲解耶。

春秋傳。鄭伯朝於楚。楚子錫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杜注云。楚金利故。按史記。秦昭王謂范雎曰。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杜據此也。孔穎達引考工記曰。吳越之劍。春秋時吳越未屬楚。安得引以爲證。引之史記注乃當耳。

論語。邢昺三統疏。引鄭注。尙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曷謂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尙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尙白。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尙黑。高陽氏以

十一月爲正。尙赤。少昊以十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二月爲正。尙黑。其說已見魏高唐隆正朔議曰。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少昊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黑繒。又曰。以前檢後。軒轅高辛夏后漢皆以十二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其議載在宋書。曷皆掩爲己有。亦可醜也。又孔子告季康子。堯色尙黃。舜色尙青。與隆議稍異。然皆生數也。

丹鉛總錄引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脩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按鄭玄論語注曰。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其解亂字。初未嘗如今說。則又安得爲異乎。卽宋注引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然史記上文曰。幽厲之缺。始於衽席。則此亂字。亦非樂之卒章也。

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配奔衛。按左傳。奔京師。史記亦作奔周。此紀年之妄也。夫衛方新集。仰給於齊。固不能全虢君矣。况林父有功於惠王。奔周爲是。

史記梁王世家。梁懷王於文帝二年立。立十年而薨。薨在文帝十一年。賈誼爲懷王太傅。自傷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是誼死當在孝文十二年。時齊文王薨。在孝文十五年。漢書言誼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言四歲。則十六年矣。當作三歲。四歲誤也。

史記大宛傳。支條人善眩。司馬貞曰。眩人。變化惑人也。後漢書永寧元年。西南夷禪國王詣闕獻樂。及幻

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崔鴻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祕幻奇技。蓋西戎不必支條善眩矣。故其事佛書尤多。又如列子西極化人之事皆是。

列仙傳言。鉤翼夫人少時。右手拳屈。漢武帝拔其手。得一玉鉤。故名其宮爲鉤翼。後避諱。改爲弋。三輔黃圖亦引此說。按漢書言。趙婕妤。天子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拔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及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觀此。則故有鉤弋宮。非因拔手得鉤而名也。史記天官書。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句。音鉤。晉書天文志。鉤陳六星。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居也。四星曰女御。八十一御妻之象也。蓋鉤翼取鉤陳旁星。輔翼正妃之義。爲次妃所居之宮。故使居之耳。然得鉤名宮之說。班史旣不少見。而褚大補外感傳。及漢武故事。並無此事。列仙傳特創爲此說。以誤釋鉤翼之義耳。

皇甫嵩以平黃巾之功。威震天下。然委忠守節。爲漢末名將。而山陽公載記。及獻帝春秋。俱曰。初。董卓與嵩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及卓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耳。此言使英雄喪氣。張璠漢紀。卓謂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天下皆懼。豈獨嵩乎。此言雖壯。而非言遜所宜。范曄書。卓抵其手言曰。義真怖未乎。嵩笑而謝之。此言庶閑雅有度。彼諸說宜爲蔚宗所刪。

嵇叔夜以宗室聯嬪。一拜中散。便無意章綬者。誠見主孱國危。不欲頽首司馬氏耳。故山濤欲舉以自代。輒與絕交。觀其書有非湯武之語。固有所指。而作高士傳。取龔勝者。豈非以其不仕新莽邪。世語謂康欲

起兵應毋丘儉言雖近誣要亦叔夜意中事也。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爲掾每會聞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一着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惟賜己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己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騫以女妻壽壽時未婚按此爲賈充事晉書最詳且賈謐爲壽子不宜致誤乃爾蓋當時賜香惟兩家是以前兩家皆疑壽而考問泄之於人也故騫本傳其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則郭子之言不爲無自然謂騫以女妻壽妄也。

晉紀義熙六年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宋武帝紀同元經作三月其年爲魏元明永興二年李延壽北史作永興二年六月滅超蓋班師斬超於建康時也然晉宋紀有日而元經北史不日當以晉宋紀爲是。

魏書賈思伯明堂議曰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言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云云夫既曰宗廟王寢豈得便謂之明堂鄭特言其形制同耳按禮記外傳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於明庭是也唐虞爲五府又晏子春秋云黃帝有合宮有虞氏有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觀此則殷人別有陽館而重屋非明堂黃帝有明庭合宮則不得謂唐虞以前無其事。

後周依周禮建官如吏部至工部曰大冢宰大司空俱正七命爲卿小冢宰至小司空俱正六命爲上大夫其下屬官爲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部皆然嘗考唐六典李林甫工部注以後周小司空爲

中大夫。又有小司空下大夫。余按後周冬官。惟有工部中大夫一人。其下匠師司木司土之類。爲下大夫耳。又通典虞部下大夫在地官府六典。注云。後周冬官。有虞部下大夫。按通典。地官府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等中士。則虞部在地官府無疑。又隋志載後周禁衛從官如中侍、前侍、後侍、宗侍、勳侍、騎侍、虎賁、羽林、游擊、旅賁、射聲、驍騎。俱有左右。而通典特言右。大抵通典直多省文。而六典注以林甫疎鄙。固應有誤。舊唐書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曆。大旨以土德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此卽夏以金德。殷以水德。周以木德之數耳。勃以唐爲土德。當千年。特以入元而亡。豈關朗所謂禮不行乎易中者邪。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鰐大鯨。莊子海運。從此釋出。林希逸釋爲海動。非也。郭象注曰。非海不足以運其身。向秀亦云。非海不行。郭向皆得其旨矣。

商子曰。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則上別飛鳥。說文云。鸛黃黑色。按伏生尚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孔穎達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此日入時赤色。兼他色也。而清朝日。鸛云者。蓋朝日將呂。黃黑相兼。如所謂黎明是也。

荀子非相篇云。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言相之不足憑也。按魏安釐王欲相馬回。子順曰。聞諸荀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觀。此則荀卿自爲矛盾矣。

荀子。天子袞衣冕。楊倞注曰。袞。古朱字。袞字與袞同。其解甚不經意。按廣雅。袞訓袞。復訓佳好。則袞不得同朱。方言曰。襜褕謂之襜。郭璞曰。卽褌也。廣雅訓帳。則袞不得同袞。又玉藻曰。龍卷以祭。孔穎達曰。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也。劉熙云。袞。卷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已上諸說。皆不從衣。蓋荀卿書爲傳寫者誤也。然楊皆不引。直以袞爲朱。袞爲袞。殊非注書之法。

呂氏春秋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高誘注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紀年曰。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上。則琬琰固兩人也。

孔叢子。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至文王。世爲諸侯。焉得爲西伯。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按紀年。有文丁殺季歷事。然帝乙爲文丁之子。季歷既受命於帝乙。則文丁殺之之謬也。

淮南子。唐藝文志。有許慎注十卷。有高誘注十卷。今所傳者。皆謂高誘注。陳氏曰。今本記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卽是高誘。不可曉也。余按呂氏春秋。亦高誘注。而月令時則二書多有同處。姑爲記其一二焉。呂覽。螻蟪鳴。注云。螻。蟪。蝦蟆也。淮南注云。螻。螻蛄也。蟪。蝦蟇也。呂覽收其養之不宜者。注云。不宜者。謂若屈到嗜芰。曾子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淮南注云。不宜。謂不孝也。呂覽。祈年於天宗。注以天地四時爲六宗。淮南注。以日月星辰等爲六宗。呂覽。去聲色。注云。色。五色也。淮南注云。色。美色也。以上諸說。使俱爲誘注。不宜立異如此。又文選注所引許慎淮南注。多與今淮南同。觀此則今淮南爲許注無疑。特序誤耳。

玄告曰。魂魄萬物。莊子作云。范望曰。寬寬衆多之貌。按詩緯。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寬。易曰。精氣爲物。遊寬爲變。蓋魂遊而物變。魂固物之本也。雖疊用其字。而意原於此。

劉孔才人物志云。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志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賁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夫陳平。毛公。樂毅。當矣。而韓安國。賁公。曹丘生。秦漢上下。充其選者尙多。舉此三人。甚爲無謂。

世傳共工觸不周山事。或謂在女媧之世。與祝融戰。不勝云云。列子稱與顓頊爭帝云云。淮南子稱與高辛爭帝云云。論衡作與顓頊戰。不勝。觸不周山崩天壤。而女媧煉石補之。特辯天壤煉石之妄。而不辯女媧顓頊先後之非。然一不周。旣壞於前。復壞於後。一共工。旣爭於此。復爭於彼。而女媧與顓頊同時。帝嚳與高陽共事。固已謬矣。而小司馬掇拾其事。以入三皇紀中。不知何見。

北斗七星。諸家說多不同。聊載於此。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居陽布陰。故曰北斗。又曰。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天文錄又曰。五主隋。六主燕。七主齊。馬融尙書注曰。七

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鎮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廣雅云。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兗州。權爲徐楊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通占大象曆曰。第一爲天樞。爲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第二名璇。主金刑。女主之位。主月及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第四名權。主火。爲伐。爲天理。伐無道。第五名衡。主水。爲煞。助四時旁煞有罪。第六名闔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搖光。主金。亦爲應星。已上諸家。傳麗旣多臆說。職主互有異同。然馬融七政。謬指五星。張揖九州。不當諸國。星辰之遠。不其然乎。惟石氏一書。庶幾仰觀之的。若乃淮南雌雄八合。星經郡國五侯。又術家所不必譚也。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又出於陽紆凌門之山。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天子乃沈璧禮焉。又引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余謂善長不熟淮南耳。按淮南地形訓。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云云。此誘據本文爲解也。但當知陽紆是山。或山下別有藪曰陽紆也。又水經注。引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今按法顯傳曰。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云云。無恒水東南流句。此善長誤加耳。堪輿之說。見於經傳。不必始於卜兆筮宅。如周公之營洛邑。衡文之度楚丘。孫武九地。淮南生死牝牡之類。皆是。特今所傳地理諸家。文詞凡鄙。影響傳會。而自相牴牾者尤多。然溺者奉之如功令。吾以爲卽郭

璞葬經。且不敢信出其手以穢景純也。

異苑曰。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云云。余觀其繇辭。大不及焦贛易林。但如青牕紫房。中有姬姜。容顏發色。芝蘭吐芳一首。差可人意耳。然四聲太叶。當是晉宋人贗作。

洛陽伽藍記。言永寧寺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以今觀之。人家皆爾。若寺觀用牆。飛鷗雕塼矣。銜之以此爲壯麗。則六朝猶儉也。

梁虞荔有鼎錄一卷。皆秦以後君臣鑄鼎事。言皆無據。蓋僞書也。故諸類書咸不收。堆金石古文錄。其漢武帝鼎銘一首。曰。登於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余不敢耳觀。以爲佳也。

本草經。烏頭載唐武后李寶臣事。而不載梁冀烏頭丸事。又經文有射罔。而不載驪姬斃犬。匈奴秋收爲毒藥事。足以徵宋人之淺陋也。

陸羽茶經七之事。所集茶事雖備。如王褒僮約。武陽買茶。許慎說文。茗。茶芽也。張華博物志。飲真茶。令少眠睡。沈懷遠南越志。茗苦澁。亦謂之過羅。四事在唐世之前。然皆不載。

考古圖。李氏錄云。春秋傳。管仲射威公。中帶鉤。蓋胸腹之間。能捍矢也。其意謂能捍矢。故著於胸腹間。不知管仲射桓公。適中鉤耳。要之胸腹之間。非一鉤所能悉禦也。其言可笑。

丹鉛總錄。引梁崔思祖政事疏。栝席謂不知何物。字書亦無栝字。按玉篇。苒。音仙。草似莞。說文云。莞。草可

以爲席。漢書東方朔傳文帝莞蒲爲席。荀席卽莞席之類也。

劉知幾史通言史臣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余謂此言無乃螟螣蠹家而爲濫流施十重鐵步障邪。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此李少卿之言也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分心有以此蔡文姬之言也兩人失身喪守假口同途。

宋玉笛賦曰命嚴春使午子注曰兩人善音律然詳於嚴春而午子曰未詳按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夫取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殆亦善於音律者午子卽賈午子也。

昭明文有與湘東王令此悼王規也悼王規則不得爲昭明作按梁書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而王規卒於大同二年則是昭明先王規六年薨矣且規傳云中大通三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太子晉安王卽簡文帝爲簡文帝作甚明。

梁庾肩吾歲盡詩有朱泥卻鬼丸之句卻或作印按西陽雜俎梁武帝每歲旦賜羣臣歲旦酒辟惡散卻邪丸一作卻鬼丸按葛洪練化篇有數子散用栢子仁麻仁細辛乾姜附子等分爲末劉次卿彈鬼丸方用數子散和武都雄黃二兩洋蠟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觀此則作印者非也。千文四大蓋指釋氏風火水土而言近注引老子道德天地王爲說則上不協身髮句下不應鞠養毀傷

句

古文苑黃香天子冠頌文不全予閱通典註有遺文四十八字聊爲補之以副好古曰惟永元之盛代聖
皇德之茂純躬絜絜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通典以三載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冠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
太皞厥時叶於百神苑皇輿幸夫金根六玄虬之連轡建螭龍以爲旗鳴節路之和鸞通典既臻廟而成禮
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蕤鍾作藩屏而昇轉既夷裔之君王咸進酌於金壘獻萬年之
玉觴苑又如劉梅國廣文選潘尼火賦直十之三其七見初學記孫楚反金人銘亦遺五十餘言見太平
御覽文多不具載

通典侍中注曰王粲爲侍中曹植贈之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余按此爲子建仲
宣誄辭不當言詩特誤以誄作詩耳關中舊刻詩紀有此首今刻芟去誠爲馮氏忠臣

宋刻陸賈新語辨惑第五其末云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下使云無以制其剛文理甚不接嘗與友人
王季常讀之得其脫簡於慎微第六人不堪其變之下齊夫用人若彼至不操其柄者則凡二百二十七
字考之閩浙新本皆然如南雍子彙河北兩京遺編俱名公校讐亦復仍誤當是千慮一失耳

余友河東呂君自髫齡植志遂初而增伍踵武泊爲縣諸生則謂日抵掌作死叔敖狀奚益故暇輒縱
觀四部而部弗徒置殷勤指點將起作者北面之庚寅秋君才十八病瘡死未幾以君故禍及考若妣
少寡遺倪家事搶擾于是檢其齋頭得簡端書五十餘事事足以傳稍爲次第冀貽君後第余一人知

己君耳。君死念不復摩肩闐闐。爲交道口實計已。遊方之外。值懼一旦命先草露。此書失墜。不無葛氏平原之恨。用是謀諸剗剗傳焉。嗟呼。寧以之靳呂君哉。庶或聞呂君以之爾。萬歷辛卯季夏。姚士麟識。